

國文讀本

一



華亭雷璿編輯
華亭雷瑛註釋

新編

國文讀本

掃葉山房發行

序

吾聞治古文辭者曰敘事必宗馬班議論當法歐蘇下此卑無足論甚者至謂非導源以經其率不厚非浸潤周秦諸子之文其力不充若晚近是師必體格卑氣息薄習染不慎與之俱化矣以傳世而行遠哉夫登泰岱而小衆山涉滄海而溢川流學者古訓是式俯視一切可謂取法乎上矣然學心之道直探本原惟上智能之中材以下必循流溯源乃有送入之途徑不可好高而滋蠟等之弊也且必薄晚近之文為土苴磨芥掉首不屑觀抑必膠執成見矣嘗觀清有中國二百六十餘

年文學專家於斯為盛康雍一派乾嘉一派道咸
以降又一派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
道咸以降始也海內凋瘵四字多事生文多激
昂峭厲繼接捭弄也歐和文化融冶一爐只
父多光怪瑰軼雲滿波流綜一代以觀之誠與古
為新無美不具者矣故論者謂有周秦之神智
而不流僻有東西原之博雅而不採鑿有魏晉
六朝之新雋而不纖巧有唐之闕肆而不繁縟
有兩宋之純正而不萎腐然則今日學子於稍窺
古文門徑當行遠自迓先從事於清代諸名家
之文果學焉而有得由是返觀唐宋八家上規秦

漢諸子其先後次序固不可訾言者也特一代之
文至為繁博若涉大海茫茫無涯漢即選幸如海
海文傳姚李二家文錄吳氏文徵朱氏彙鈔以及
近出之文匯莫不甄采宏富煌煌巨觀讀之猶患
惟日不足有荀黃梨洲輯明文授讀以約所編之
明文海自後梅伯言為古文詞略以約姚氏類纂差
朝夕諷誦之資固在精不在多貴約不貴博也某少
嗜古文辭而尤喜縱覽清名家之文近所愛好輒
手錄之得篇一百五十竊比黃梅兩先生守約之
旨作為學者讀事其間單詞成語音訓典實或
未能一覽了然者不憚煩數攷證群書詳加詮釋

國文讀本
以資讀者一得之助昔柳子厚有言吾每為文章
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某謂作文然讀文
何莫不然為讀是編而不出以輕心怠心也必文學
一途又奚患其升堂入室之日乎

民國二年六月華亭雷城自序於松江中學校

例言

一教育部新定中學校及師範學校國文課程均先授近世文漸進及於近古文是編所輯清代各家之作上起開國下逮同光均精采發皇理明辭粹讀之足以開拓心胸增長知識而於清代文獻亦可藉窺厓略凡教授中學及師範生徒國文者此編殆最為適宜之本

一昔人選本各有所偏如姚春木國朝文錄主義理王蘭泉湖海文傳主考訂陸朗天切問齋文鈔主經濟而長沙王氏續古文辭類纂則專主一派門戶太嚴通人引以為病是編所輯則兼取衆長了無成見

一名家之文雖有膾炙人口而是編寧從割愛者有五造語奇險

艱深未易了解者不錄應酬之作如墓表壽言無所關係者不錄漢學家考據瑣碎之文不錄宋學家性理沈晦之文不錄奏議語多直叙且與今日國體抵觸不錄

一清代文豪湘鄉曾氏實為巨擘昭忠祠數記尤屬傑構惟邇日或有尊洪氏為太平天國一朝不以叛逆目之而文中均稱曰賊此當日立言如是讀者但賞其文不必拘拘於迹象可也至政體既更觀念自異凡古人文中過於推尊君臣大義與共和時代相悖戾者雖屬佳章仍不羈入

一各家選本多分門類如真西山文章正宗分四類儲同人八家類選分六門十三類曾滌笙經史百家雜鈔分三門十一類賅括不同繁簡斯異孰為正當無所適從是編不以文體為區別

而以著者時代為先後庶於文章與時變遷之意得觀大略
一批評圈點本係文家陋習是編註則求詳而評則從略間附一
二不過偶爾觸發聊備參考至文中精美處悉加聯圈實出於
愛好之心不能自己且存之亦足鼓動讀者興會

一文中註釋必詳考諸書審慎至再不敢稍參臆斷若遇無可檢
查之處寧付闕如以俟異日惟閱書既少藏書又寡疏漏舛誤
知所不免當世博雅之士如匡不遠曷勝歡迎

著者姓氏爵里誌略

顧炎武字甯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有亭林文集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不赴
有南雷文集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有薑齋文集

張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山東濟陽人有蒿庵集

吳炎字赤溟一字赤民江蘇吳江人有赤溟集

歸莊字玄恭號恆軒江蘇崑山人有恆軒集

魏際瑞原名祥字善伯江西甯都人有伯子文集

魏禧字凝叔一字叔子江西甯都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不赴
有叔子文集

應搗謙字嗣寅號潛齋浙江仁和人
有潛齋集

顧祖禹字景范江蘇無錫人
僑居常熟有讀史方輿紀要

馮景字山公號少渠浙江錢塘人
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不赴
有解春集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
江蘇常熟人官禮部侍郎有初
學集有學集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
順治戊子副榜有壯悔堂集

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
順治己丑進士康熙己未舉
博學鴻詞科官翰林院侍讀有學餘堂集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
順治乙未進士康熙己未舉博
學鴻詞科官翰林院編修有堯峰文集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江蘇武進人諸生有青門麓稿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貞有尊聞堂集

沙張白初名一卿字介臣號定峰江蘇江陰人有定峰文選

王猷定字子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貢生有四照堂集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安徽桐城人康熙己丑進士有南山集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一號綿津山人河南商邱人由侍衛考授通判官至吏部尚書有西陂類稿

彭定求字訪濂一字勤止江蘇長洲人康熙丙辰會元一甲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侍讀有南畝文集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江蘇吳江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官檢

討有遂初堂集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科官
檢討有曝書亭集

俞長城字甯世浙江桐鄉人康熙乙丑進士有可儀堂文集

儲欣字同人江蘇宜興人康熙庚午舉人有在陸草堂集

王源字崑繩順天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有居業堂文集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康熙丁丑一甲三名進士官

編修有湛園未定稿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禮部侍郎有

望溪文集

惠士奇字仲孺一字天牧號半農江蘇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

翰林院侍讀有紅豆齋時術錄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直隸總督禮部侍郎有穆堂初稿

楊繩武字文叔江蘇吳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編修有古柏軒集
儲大文字六雅號畫山江蘇宜興人康熙辛丑會元選庶吉士有存硯樓集

顧棟高字復初號震滄江蘇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官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有萬卷樓文稿

陳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恭有培遠堂集

陳祖范字亦韓號見復江蘇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官乾隆辛未薦

舉經學授國子監司業有見復文集

劉大櫬字耕南號海峰安徽桐城人雍正乙酉壬子兩次副榜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科官黟縣教諭有海峰集

夏之蓉字芙蓉號醴谷江蘇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官檢討有半舫齋集

茅星來字宣宿號鈍叟浙江歸安人有鈍叟文集

胡天游字稚威一字雲持浙江山陰人雍正己酉副榜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科辛未再舉經學有石笥山房集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人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有結埼亭集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乾隆己未進士由庶吉士官江

甯縣知縣有小倉山房集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愨有歸愚文鈔

錢維城號稼軒江蘇武進人乾隆乙丑一甲一名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贈尚書謚文敏有茶山文鈔

瞿源洙字時夏江蘇宜興人有笠洲文集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甯人乾隆戊辰進士由庶吉士出為山東夏津縣知縣有梅崖居士集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一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少詹事有潛研堂集

王昶字德甫號述庵一號蘭泉江蘇青浦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刑

部侍郎有春融堂集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江蘇長洲人乾隆辛巳進士有二林居士集
余廷燦字卿雯號存吾湖南長沙人乾隆辛巳進士官編修有存
吾文稿

汪縉字大紳號愛廬江蘇吳縣人諸生有汪子文錄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刑部郎中有惜抱軒
文集

魯仕驥後名九皋字絜非號山木江西新城人乾隆辛卯進士官
山西夏縣知縣有山木居士集

秦瀛字凌滄號小峴江蘇無錫人乾隆甲午舉人官刑部侍郎有小

峴山人集

吳定字殿麟安徽歙縣人歲貢生有紫石泉山房集

汪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乾隆丁酉拔貢有述學內外篇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歷官浙江江山東平陰江西新喻瑞金知縣有大雲山房文集

張士元字翰宣號鱸江江蘇震澤人乾隆戊申舉人有嘉樹山房集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江蘇陽湖人乾隆庚戌一甲二
名進士官編修有卷施閣更生齋集

陳壽祺字恭甫號葦仁福建侯官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編修有左
海文集

張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編修有茗柯文集
劉開字方來號孟塗安徽桐城人布衣有孟塗文集

姚瑩字碩甫安徽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官至廣西按察使有東
溟文集

劉鴻翔字次白山東濰縣人嘉慶己巳進士官太湖同知有綠野
齋文集

陸繼輅字祁孫江蘇陽湖人嘉慶庚申舉人官貴溪縣知縣有崇
百樂齋集

李祖陶字邁堂一字欽之江西上高人嘉慶戊辰舉人有邁堂文略
王慶麟字時祥號希仲一號澹淵江蘇華亭人嘉慶丁卯舉人有
洞庭文集

鄧顯鶴字子立號湘皋湖南新化人嘉慶甲子舉人官甯鄉縣訓
導有南村草堂文鈔

周樹槐字星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己巳進士歷官山西沁源江西吉水知縣有壯學齋文集

張海珊字越來江蘇吳縣人道光辛巳解元有小安樂窩文集

梅曾亮字伯言江蘇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至戶部郎中有柏硯山房文集

湯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道光壬午進士官山東道監察御史有浮邱閣文稿

管同字異之江蘇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有因寄軒文集

龔自珍後名鞏祚字璣人號定盦浙江仁和人道光己丑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定盦文集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官瀏陽縣訓

導有梓湖文鈔

朱琦字濂甫號伯韓廣西桂林人道光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給事中以守廣西省城功擢道員咸豐十年浙江省城陷殉難有怡志堂集

彭蘊章字詠莪江蘇長洲人道光乙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敬有歸樸龕叢稿

彭翊字仲山江蘇長洲人有無近名齋文鈔

魯一同字通甫一字蘭岑江蘇山陽人道光乙未舉人有通甫類稿

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戊戌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贈太傅謚文正有文正全集

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道光庚子進士授編修官至
右春坊右中允有顯志堂稿

龍啟瑞字翰臣號輯五廣西臨桂人道光辛丑進士授修撰官至
江西布政使有經德堂文集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道光癸卯舉人官至貴州布政使有
天岳山館文集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道光甲辰進士官高郵州知州有古微
堂集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養
知書屋文集

戴鈞衡字存莊安徽桐城人舉人有味經山館文集

元樹滋字鐵卿江蘇吳縣人有市隱書屋文稿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有春在堂文集
賓萌集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咸豐辛亥舉孝廉方正歷官
至甯紹台道攻武昌中礮死賜諡忠節有羅山遺集

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同治丁卯副貢官至都察院副都御
史有庸庵海外文編

黎庶昌字莼齋貴州通義人廩貢生官至四川川東道有拙尊園
叢稿

張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有濂亭文集

吳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有詩文集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曾任日本國參贊以戊戌黨禍罷官
有日本國志

陳玉樹字惕庵江蘇鹽城人光緒戊子舉人有後樂堂文集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目次

卷之一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原君

黃宗羲

原臣

黃宗羲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趙苞論

王夫之

辨志

張爾岐

三仁論

吳炎

歷代遺民錄序

歸莊

自壽文

歸莊

先軫論

魏際瑞

雋不疑論

魏禧

釋左傳

魏禧

為己箴

應撓謙

讀史方輿紀要序

顧祖禹

湯中丞雜記

馮景

奇奴傳

馮景

送張處士赴遼東參議序

錢謙益

太子丹論

侯方域

王猛論

侯方域

陳將軍二鶴記

侯方域

愚樓記

施閏章

名論

汪琬

計甫草中州集序

汪琬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卷之二

陟屺樓記

陳廷敬

市聲說

沙張白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予遺錄自序

戴名世

國朝三家文鈔小傳

宋 榮

書五人傳記後

彭定求

日知錄序

潘耒

顧亭林先生五十壽序

潘耒

王文成公文鈔序

朱彝尊

叩馬辨

俞長城

黃老對

俞長城

挾天子辨

儲欣

熊經略奏疏書後

王源

蕭望之論

姜宸英

原人上

方苞

原人下

方苞

原過

方苞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訛言說

惠士奇

無怒軒記

李紱

道不拾遺說

楊繩武

信陵君頌

儲大文

鄭莊公論

顧棟高

教女遺規序

陳宏謀

方孝孺死節論

陳祖范

卷之三

馬湘靈詩集序

劉大櫚

祭望溪先生文

劉大概

晁錯論

夏之蓉

與友人論孟子書

茅星來

王大夫述

胡天遊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全祖望

梅花嶺記

全祖望

書王荆公文集後

袁枚

峽江寺飛泉亭記

袁枚

書魯亮儕事

袁枚

祭妹文

袁枚

潤州宗忠簡公祠堂記

沈德潛

論鬼

錢維城

圃說

瞿源洙

邪正說

瞿源洙

谿音序

朱仕琇

梁武帝論

錢大昕

漢文帝論

王昶

遊珍珠泉記

王昶

張良陳平論

彭紹升

民貴說

余廷燦

遊江上諸山記

汪縉

李斯論

姚鼎

贈程魚門序

姚鼎

南園詩存序

姚鼎

卷之四

與魯絜非書

姚鼎

上朱梅崖先生書

魯仕驥

除莊長記

秦瀛

紫石泉山房記

吳定

程巽行傳

吳定

釋三九

汪中

辨微論

惲敬

讀魯仲連鄒陽列傳

惲敬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自序

惲敬

自立說

張士元

守令篇

洪亮吉

知恥說

陳壽祺

先妣事略

張惠言

知己說

劉開

問說

劉開

與余小坡書

姚瑩

六國養士論

劉鴻翔

同懷堂記

劉鴻翔

送陳舍人笈堂省親序

劉鴻翔

輕諾辯

陸繼輅

書奸臣傳後

李祖陶

王安石蘇洵論

王慶麟

船山遺書目錄序

鄧顯鶴

趙孝成王論

周樹槐

遊說

張海珊

卷之五

士說

梅曾亮

總兵劉公清家傳

梅曾亮

書楊氏婢

梅曾亮

師說

湯鵬

韓信論

管同

原人

管同

除姦說

管同

餓鄉記

管同

送夏進士序

龔自珍

說居庸關

龔自珍

病梅館記

龔自珍

書文中子中說後

吳敏樹

九日鹿角登高詩序

吳敏樹

名實說

朱琦

北堂侍膳圖記

朱琦

張良論

彭蘊章

書方正學集後

彭翊

慎言說

彭翊

雜說一

彭翊

雜說二

彭翊

雜說三

彭翊

周公誅管叔論

魯一同

秦論

魯一同

原才

曾國藩

歐陽生文集序

曾國藩

卷之六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曾國藩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曾國藩

湘鄉昭忠祠記

曾國藩

校邨廬抗議自序

馮桂芬

讀曹參傳書後

龍啟瑞

書王介甫讀孟嘗君傳後

李元度

明代食兵二政錄叙

魏源

聖武記叙

魏源

罪言存略小引

郭嵩燾

朱建論

戴鈞衡

隨安廬書目序

元樹滋

晏平仲論

俞樾

越句踐論

俞樾

悔過銘

羅澤南

白雷登海口避暑記

薛福成

巴黎觀油畫記

薛福成

遊鹽原記

黎庶昌

書高松保郎斷腕事

黎庶昌

送黎莼齋使英吉利序

張裕釗

黃孺人墓誌銘

張裕釗

讀淮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吳汝綸

原富序

吳汝綸

日本國志地理志序

黃遵憲

日本國志食貨志後序

黃遵憲

駁吳應箕魏絳論

陳玉樹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一

編輯者華亭雷璿

註釋者華亭雷璿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

所罕言也

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夫子罕言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

得聞也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性命之理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子貢問士

有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其與門弟子言

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

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按人心易

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

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也。書大禹謨此免舜禪位時訓戒之辭亦見論語堯曰篤允信

為天子故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

學而上達。子曰不忍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言下

顏子之幾乎聖人猶曰博我以文。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其告

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中庸哀公問政章不明乎善不誠

之明辨之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朱註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

曰仁在其中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百人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此論語子夏之言意如草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

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論語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置四海之

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

弟子之賢於子貢。桃東魯。

桃音挑。始祖之廟。為桃東魯。謂孔子。

而直接二帝之心傳。

者也。

二帝謂堯舜。

我弗敢知也。

明自王守仁倡良知之學。其說盛行。然未流之弊。皆空談心性。無補實用。惟以

聚徒講學為事。論者至謂明不亡於寇盜朋黨。而亡於學術之壞。先生目擊其害。故立論極痛切。

孟子一書之

言心言性亦諄諄矣。

孟子書中言性善言不忍人之心言求放心者屢見。

乃至萬章公孫丑

陳代陳臻周霄彭更

皆孟子弟子。

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

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

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

孟子稱伊尹繫馬千駟弗視也。又曰一介不以

取諸人。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駟四馬。介與草芥之芥同。

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

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

見孟子

章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

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

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孔子許楚令尹子文以清而均，謂未至於仁。

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之不足以

盡道。孔子引詩不伎不求，何用不減，以美子路。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減？註：伎，害也；求，貪也。而不知終

身於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

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論語雅也篇子曰：君于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先生致力

此二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

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

惡食。論語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子孟

稱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曰萬物皆備

於我矣。反身而誠。誠實也。二語見孟子盡心上篇。言大則君臣父

分之內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實故曰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

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論語孔子曰起予者商也註起予言能啟發我之志意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一題前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說明君之職分及所以有君之故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

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自度而不

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湯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亦不受入而又去

之者堯舜是也堯禪舜舜禪禹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禹終天子之位豈

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為人君者，不

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承上利害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

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

承上自私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

莫大之產業，奇語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也，

孰與也。仲多者，高帝即位之九年，長樂宮成，置酒為太上皇壽，曰

之業所就，孰與仲多，蓋高帝志得意滿之辭，以天下為產業之鐵證。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

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經營者，為天

下也。今民主國之總統曰公僕，曰為國服務，亦是此意。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

之無地而得安甯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

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

創業也

天開創之君以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

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

所得

之子金曰花息亦曰花利即利息也後世之君又視天下為產業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

矣三代以後之天子無論為開創為守成能免於此語者幾希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

得自利也君說到有君反不如無君言之深切如此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

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

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讐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名之

為獨夫衆叛親離謂之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貌驚視自失焉

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傑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

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史記周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及周有天下伯夷叔齊恥之不食

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乃兆人萬姓崩潰原爛之意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言至微賤而無

足惜者。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反問是

故武王聖人也。蘇子瞻曾有武論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齊宣王問

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對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後世之君欲以如

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

明太祖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孔廟。明年，帝曰：非導源於小儒乎？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

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滕固，出莊

子攝，引持也。緘，封也。音監。滕，以繩約之也。音騰。固，音桐。鏞，音決。箱篋前鎖處曰肩鏞。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

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應上文，兆人

崩潰，所謂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也。在其子孫矣。刺骨之言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隋恭

帝皇泰二年，王世充遣人酖帝，帝請與太后決，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

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

明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將殉國以劍斫長平公主曰汝何故生我家也

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帝引

王慘史為證可作當頭棒喝

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知君者為民而設

則唐虞之世人人

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

避絕塵世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

以天下為產業則市

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

難明以俄頃片時也

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言職分或難明

而利害則易知

原臣

黃宗羲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見曲禮上篇言雖聽而不聞父母之聲雖視而不見父母之形然中心想

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所命今也孝子之專心致志誠於事親如此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

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

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

而後可。臣世俗心中恒以此兩等人為忠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

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也。百官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

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宗旨不誤，所為自合於道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

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

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各承上文進不然，而以

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

官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左傳襄二十五年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

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吾從而死之，此其私暱者之事

也。再各承上文論是乃臣不臣之辨也。斷定世之為臣者昧於此義

以謂臣為君而設者也。宗旨既誤，所為自悖於道。專制時代，授官以後，對於君上曰：聖恩高厚，曰：未報涓

埃此等恬不知恥真是可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

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為人君橐中之私物原君篇所謂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

也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

牧之之術推言之凡出死力為異族殺同胞者亦無非恐危吾君而已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

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為蠶芥之疾也夫古之

為臣者於此乎於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

民之憂樂承上起下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桀紂亡而後湯武

秦政始皇蒙古元為蒙之興乃所以為亂也始皇虐民自養元以

亂亂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篡弒相尋不遇以暴易暴

治治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

固未嘗不背也三代以來知此義者鮮矣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

者唱許。

淮南子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邪許衆人共力之聲許音虎

君與臣共曳大木之

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

木者以為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

民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

應於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

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為當然。上以是求，下以是應。

所謂種豆得豆，種瓜得瓜也。萬曆神宗年號初，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居正字叔大，江

陵人，明神宗時首相，兼侍帝講讀，帝優禮備至，偶病，帝親調椒湯

賜之，咸暑御講，帝先就居正立處，令內史搖扇殿角，隆冬以氈片

鋪地，恐其立處冷也，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或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

能以師傳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

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為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

君臣同為治天下萬民而設非天然君尊而臣賤也故曰名異實同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

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為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疎久之而氣不相似矣

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

此種驚人之語當令腐儒咋舌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

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不可變

者也。君臣以人合父子以天合不可援此例彼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宗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

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不可至乎。其志堅故其詞決口吻絕肖躡屩也。躡音聶登也。躡也。屩也。

音脚草履也木曰屨麻曰屨

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

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

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居里居系世年貌為零丁齊諧記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

漢書載良有失父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榜揭示也冀兄

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獠洞蠻陬獠音

南夷謂之獠今廣東雲南省有之居山洞中故稱獠洞南夷曰蠻陬音鄒隅也邊側之地也踪跡殆遍卒無所

遇府君禱之衡山山在湖南衡州府衡山縣為五嶽之一稱南嶽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

狼狽江漢行者杜詩註沉綿盜賊際統計喪亂言之也狼狽江漢行江謂嘉陵江舉避亂來蜀之始以為言也殆

所謂孝弟之神明覺而以為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

為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唐杜甫詩集中有春陵行作於代宗

大曆五年春陵今之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府。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

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音次園潤也。今曰使所洪書。

廁心動立入坐內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

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今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廷璽記。伯

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

息泣下。此天假之緣亦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

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開關路頭求父求母者不絕。書

為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

之歟。說出尋兄之事自古未聞既動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跡

山川饑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

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

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

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衛拉特分道入寇帝感宦者王振言率師親征命郕王監國郕

王者宣宗之次子帝之弟也師至土木而潰額森以帝北去京師聞之震恐侍郎于謙等請於太后奉郕王即位是為景皇帝改元

景泰遷尊英宗為太上皇帝帝未幾與衛拉特和羣臣疏請迎回上皇帝不憚賴于謙解釋之及上皇歸京師居南宮景泰八年帝病

甚石亨徐有貞等以兵迫上皇復位改元天富貴利害伐性傷思順廢景皇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并殺于謙

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網常之寄反在草野乎有此一段通篇

精神俱振難得此天然陪客

趙苞論

王夫之

論為子為臣之變至於趙苞而無可言矣漢靈帝熹平六年苞為遼西太守鮮卑寇遼西

母為所獲及出戰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母勉以忠義苞即進戰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嘔血死何也若苞者無

可為計雖君子亦不能為之計也無往而非通天之罪矣篇中以

苞之死戰為能死於官守苞與手刃其親者均也為此論者無人

之心

既不當戰

以苞當求所以生母之方不得已而降於鮮卑分符為

天子守邑而北面臣虜終身陷焉亦不可謂有人之心也

又不可降故

至於苞而求不喪其心之道窮矣此誰使之然哉苞自處於窮以

必喪其心故曰無往而非通天之罪也為人子者豈以口腹事親

乎抑豈敢以己之榮施及其母為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

論語公冶

長篇註老者養之以安

求所以安之方雖勞不辟

同避

雖死不輟而況於苞

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東武城人也所守則遼西也

東武城今山東臨清州武

城縣遼西遼河之西今直隸永平府

母所居者中國之樂土苞所守者鮮卑憑陵蹂

踐之郊也胡為乎甫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絕塞哉

柳城在永平西

苞於此已不復有人之心矣

其誤在此

以口腹與禽蟲之愛也

承上以口腹事

親以榮寵與市井之得金錢而借親以侈華美者之情也承上以己之榮

施及其母為愉快疆寇在肘腋之間孤城處斗陡絕之地奉衰老婦人

以微幸於鋒鏑之下苞之罪通於天奚待破賊以致母死之日邪

故曰正其本萬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併命於危城

苞雖死其可以道中心之刑辟哉道音換逃也先既誤而圖補救連矣晚矣故

曰苞之罪無可逃或者其愚也則君子弗獲已而姑為之計當羯夷狄種名匈奴

別部也音揭賊出母示苞之日自悔其迎母之咎早伏劍以死委戰守

之事於僚吏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計也則猶可無餘惡也所謂無策

之雖然晚矣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城必不可得存也仍是罪無可逃

辨志

張爾岐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為之也人之有習初

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為之也。謂之心之所之志。志異而

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輳楫也。

輳，即車楨，夾於車前兩傍者。亦謂之輳，楫音接，俗稱為漿。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

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輳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

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與！今夫人生而

呱呱以號，呱音姑，小兒啼聲也。書益稷，呱而泣，禹弗子，號與啼同。啞啞以笑，啞音約，啞啞笑

笑言啞啞，啞啞以動，啞音換，動也。後漢書馬融傳，啞啞蟬蟬，註動貌也。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

而就傅，禮記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註外傅，教學之師也。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

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為百世之人焉，或為天下之人

焉，或為一鄉一國之人焉，其劣者為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古人通稱

一身之長為七尺，所云丈夫昂藏七尺，軀是也。荀子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至其最劣

則為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為世法。動為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鍾釜均量名。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即六斛四斗。謂所知僅在家常米鹽瑣屑。其細已甚也。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眈口體之養。徇

耳目之娛。膜外概置。

人身肌肉間所裹薄衣以護其內部之組織者曰膜音莫今人謂無所關係者曰隔膜。

不通疴瘡。

疴音阿病也痛也禮內則疾痛苛瘡而欲抑搔之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替亂

荒遺。

無知識曰替音茂亦作平聲讀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為民蠹害者則為

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為之區別。致然哉。習為之耳。習之不同。志為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

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朱註：為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

必無為惡之事矣。見論語里仁。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

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為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

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而遠周天

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而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

為善者。孳孳，勤勉之意。舜之徒也。雖未至於聖人，之徒，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

蹠之徒也。雖未至於盜賊，亦是盜賊之徒。史記：伯夷列傳：盜跖

正義曰：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做古號之盜蹠。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

與善之間也。問者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見孟子盡心。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

者，志在故耳。志之為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

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為舜者安享其為舜，為蹠者

國文費本 卷一 辨志 十一 鼎業山房石印

未嘗不自悔其為蹠而已。莫可致力矣。豈蹠之聰明材力不舜若與所志者殊耳。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與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矣。梁即粟也。俗謂之小粟。為北方糧食。種烏附則烏附矣。附子自生於山中。人家亦

大宗其始生曰苗。有粟曰禾。其實曰粟。其米曰梁。菽。衆豆之總名。

種烏附則烏附矣。

附子自生於山中。人家亦

培植之。有大毒。夏時開紫色花。美麗可觀。其根中之大塊曰烏頭。附於四旁而小者曰附子。實一物也。

雨露之滋壅

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矣。梁菽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

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

禮樂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註。呻吟也。佔。視也。畢。簡也。但吟誦其所視之。

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也

廣其見聞。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

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

憂樂之本。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由字得哉。故

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

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

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

達均得焉。志乎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

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未註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按仁義志信樂善不倦。是曰天爵。自然之貴也。見告子上篇。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者也。未註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見盡

國大 賣本 卷一 辨志 士 掃葉山房石印

心上 篇。人苟審於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定所志矣。

三仁論

吳 炎

善讀書者難而善讀聖人之書者尤難。自夫子有三仁之言。論語

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後之人遂置比干而

導微箕。不以比干為法。而謂微箕之於殷如此其親且尊也。而可

去。微子既數諫。度紂終不能聽。遂去之。以存宗祀。且可臣周。周封微子於宋。而孔子且以

為仁。況於疏遠。況於卑賤。與時推移。翔翔二姓者。仁人之所為也。

夫子之所許也。悲夫。此亦不善讀書之過也。當是時。商德已衰。紂

惡已稔。三子必嘗諫。諫必不入。而後三子各行其志。且以為諫。微

子以去。諫箕子以奴。諫比干以死。諫死之為諫人所知也。去與奴之

為諫人所不知也。去與奴之為諫。奈何。以元子之親。元子。長子也。微子為帝乙

長子因母賤不得立，而抱器遜荒。紂無道，微子抱其祭樂器而去，故立帝辛，即紂也。

於無道，吾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也。紂無道，微子抱其祭樂器而去，故立帝辛，即紂也。以為不終日之計，夫人而既知亡。

矣。使天啟紂而誘其衷，顛覆是懼，則身故可入，而器故可返。此微子

之以去諫也。以父師之尊，父師，太師也。箕子為紂太師。且有勲望於朝，而漆身

被髮甘為奴而不辭。紂囚箕子為奴，箕子乃被髮伴狂。萬一紂哀其志而憬然覺

悟，怵然改圖，社稷其庶有豸乎。左傳宣公十七年，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音雉。解也。言禍亂始

也。此箕子之以奴諫也。比干行其直，二子行其迂。比干用其陽，二

子用其陰，情較切而節較苦矣。於是而謂之仁，誠何憾焉。迨夫殷

命不長，周鼎遂定，備茲三恪，守爾夷封。武王有天下，封黃帝之後，

之後於陳，是為三恪，或謂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微子為商之後，封於宋，是三恪者，虞夏商三代之後也。故曰備茲

三恪。白馬萋苴。詩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苴，救琢其旅，周

封微子於宋，以容禮待之，不敢臣也。殷尚白，修其禮

物仍殷之舊也。萋苴，謹慎貌。敦，麥禾隕涕。箕子過故殷墟，傷故都宮室毀圮，未黍生焉，作

麥秀之歌，殷遺民聞之，莫不流涕。壯節不存，頭面頓易。所謂有道仁人者，固如是

乎。蓋夫子之所謂仁者，在殷之微箕，非在周之微箕也。求死不得

之微箕，非反顏事讐之微箕也。比干諫而二子亦諫，比干死而二

子遂生，則比干之仁完而二子之仁不終矣。夫子曰：殷有三仁，冠

之以殷明乎，不得為周也。殷有之，則為仁明乎，周有之，則不得為

仁也。不然，賓王於廟。書微子之命篇，作賓於王家，陳疇於庭。武王言微子在周，以賓禮遇之也。陳疇於庭。既克

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九疇陳之。疇，類也。夫子曷不亟亟

稱之也哉。夫子殷後也。孔子之先宋人也。宋為殷之後。而周人故於殷周之間，多

微辭。若此類者，多有亦在讀書者自識之耳。或曰：子之言然矣。微

子去殷可也。奈何適周。曰：微子當是時未適周也。左氏僖公六年所載

逢伯對楚子之言曰。周師入殷。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武王釋縛受璧。禮而命之。豈更隨武王入殷。而面縛以出乎。為此言者。皆傳聞之訛也。亂賊之藉也。尤不可以不辨。

歷代遺民錄序

歸莊

太史公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

史記虞卿列傳後贊語按虞卿為戰國游說之士仕趙為上卿

後去趙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八篇以判讖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又以說難離騷由於囚放

古詩皆發憤之作。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

為作也按屈原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譏之被放逐乃作離騷經韓非韓之公子也入秦為李斯所毀下獄作孤憤說難十餘萬

言。余謂此一身之遭遇愁憤之小者也。豈知天下之事愁憤有十。

此者乎。

宗國淪亡身逢易代其愁憤豈與一身之不得意者可比自陵吞變遷。

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以喻

易代之意士君子之秉大義抱微尚者有鬱積於中而又難於訟言。

公言

也。則託之古人以見志。此吾友朱九初所以有遺民錄之作也。九初

字子素，江蘇嘉定人。著有東塘日劄。孔子表逸民。首伯夷叔齊。論語。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

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遺民錄亦始於兩人。而其用意則異。凡懷

道抱德不用於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以為

此前朝之所遺也。點出所以名遺民之意。其叙四皓，但載紫芝之歌，而削其

羽翼太子之事。四皓者，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也。秦末，

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

不如貧賤之肆志。及漢高祖興，召之亦不至。高祖欲廢太子而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求計於張良，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因

令太子卑辭厚幣，招致四人。他日帝置酒，太子侍側，四人從太子，

帝怪問之，四人自通姓名，且曰：太子仁孝恭敬愛士，故臣等來耳。

帝曰：煩公卒調護太子，既出，帝謂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

成，難動矣。古今樂錄四皓隱居此，雖本之涑水。宋司馬光奉詔撰資治通鑑二

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光字君實，稱涑水先生，此言通鑑不載四皓羽翼太子事。

其意亦以為秦之

遺民不當復為漢出也可謂嚴矣遺民之類有三如生於漢朝遭

新莽之亂王莽篡位建新遂終身不仕若逢萌向長者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

家貧為亭長既而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宇萌歎曰三綱絕矣

不去禍將及即掛冠東都城門携其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向長

註詳下青遺民也仕於漢朝而潔身於居攝之後王莽弑漢平帝立孺子嬰居攝

踐阼如周若梅福郭欽蔣詡者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仕為南

公故事去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之於會稽變姓名為吳門市卒云

郭欽榆廩人漢哀帝時為丞相司直王莽攝政欽恥事之以病免

官歸鄉里卧不出戶蔣詡字元卿杜陵人漢哀帝時遺臣也而

為兗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以病免官歸鄉里遺臣也而

既不復仕則亦遺民也孔奮邳惲郭憲桓榮諸人孔奮字君魚扶

莽亂避地河西光武時為姑臧太守賜爵關內侯邳惲字君章

汝南西平人王莽時上書諷莽為竊位因下獄後赦出南適蒼梧

光武時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再遷長沙太守郭憲字子橫

汝南人光武時為光祿勳曾諫帝親征隗囂桓榮字春卿沛郡

龍元人少遊學長安王莽篡位乃歸光武時皆顯於東京矣漢稱

拜為議郎還太子少傅明帝即位尊以師禮

國文讀本

卷一歷代遺民錄序

十五掃葉山房石印

為西京洛陽為東京而亦錄之者以其不仕莽朝則亦漢之遺民
光武中興徙都洛陽

也徐穉姜肱之倫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自耕稼後漢桓
帝時屢辟不起以安車玄纁徵之亦不至世稱

為南州高士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天性孝友桓
帝時與徐穉俱徵不至帝使畫工圖其形亦避不見高士之最

著者以不在廢興之際故皆不錄魏晉以下以此類推故遺民之

稱視其一時之去就而不繫乎終身之顯晦所以與孔子之表逸

民皇甫謐之傳高士皇甫謐字士安自號元晏
先生晉人撰高士傳三卷微有不同者也既

錄其人備載其行事而其詩文有關於國家之故出處之節者亦

附見焉傳贊墓誌祭文文集序及後世史論祠堂記咏史詩亦載

一二於本人之後使百世之下因文考行亦尚友之一助也孟子
尚論

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註尚上同言進而上也或以金元為疑東胡
別種

曰女真姓完顏氏滅遼及北宋奄有東三省蒙古及中國北部之
地國號金被滅於元南宋時蒙古興於漠北滅宋入主中國建國

元曰夫夷狄盜賊自古並稱然猶曰在夷狄則進之春秋書法凡夷狄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謂夷狄之能行中國禮義者也朱梁篡弒之賊朱全忠弒唐昭宣帝王彥章

為之死唐莊宗攻兗州梁末帝使彥章禦之中傷被擒莊宗愛其勇欲全之謝曰朝事梁而暮事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

見歐陽子五代史著為死節傳之首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所作朱子綱目亦大

書死之宋朱彞撰通鑑綱目五十九卷大書者為綱分註者為目取其忠於所事也盜賊且然

況夷狄之進於中國者乎夷狄之人能忠於其主義不事二君則知中國之禮教矣故不當擯之錄

金元遺民亦猶歐陽子朱子之意也嗟乎末世士風瀾倒變革之

際託於殷士之裸將詩大雅文王之篇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裸宗廟之祭以鬻皂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

周有天下以後殷人皆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於周之京師也管仲之相齊管仲始事公子糾及桓公入殺子糾

管仲為桓公相蓋忘君事讐者也棄舊君如敝屣者何限而草莽書生謝去儒冠

乃取往代之遺民輯錄成書豈非特立獨行之士哉讀其書者能不

掩卷而太息乎。

感喟無窮

九初十年前嘗屬余作序諾而未為今墓有宿草

矣。其子晨借觀見九初無自序於是推作者之意序其大略而歸之。

按歸先生莊字玄恭江蘇崑山人少遊復社與顧亭林先生最善人稱為歸奇顧怪遺明覆亡時懷勝國之痛故其叙遺民錄言之切至如此。

自壽文

歸莊

以文壽人非古也。況於自壽享高年及年數之終而自壽非古也。

況方壯又非齊年而壽方壯又非齊年而為文以自壽則自歸子

始歸子曰天道三十年為一小變。

史記天官書天運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因

三十之壽引起三十年之變通篇絕大議論即於此發生奇甚幻甚

天道變於上人事變於下故人

亦以三十年為一世。

論語必世而後仁註三十年為一世然則人生壯而一變者而再

變耄而三變。

禮記曲禮上篇三十曰壯六十九曰耄人之更三變者十不得一焉。

不及九更再變者十無四五。不及六其不幸短折而未更一變者

又十不二三不及三十之壽則有幸而不夭謂之夭又未可必其長年而

適當一變之時何可以不自壽揭出三十自壽之意今年年有一今日為生

之辰則昨日猶三十歲也變當自今日始天道不論論人事之變

鬢黑者鬢音軫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註髮美為鬢蒼而白白且禿髮之變聰

明者聾且昏耳目之變朱顏凋少時血氣壯盛則容顏作朱色白居易詩又無丹藥駐朱顏凋力盡也容貌

變之皓齒豁皓白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皓齒泉爛豁空也韓愈進學解頭童齒豁齒牙之變是為形變少

為士長為農儒者而貨殖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馬註貨殖財生殖也棄儒就賈投筆執

干戈後漢書班超傳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安能久事筆硯問乎左傳執干戈以衛社稷棄文就武是為業

變昔無飯石而今萬鍾飯音耽可受一石之陶器也通作儋亦作擔漢書楊雄傳家無儋石之儲後漢明帝紀生者無擔石之儲鍾量名受六斛四朝紳笏而夕野服古者見

斗孟子養弟子以萬鍾貧變為富朝紳笏而夕野服古者見

笏以象牙或木為之紳大帶也歐陽修畫錦堂記垂紳緝笏野服野人之服也貴變為賤是為遇變三者皆

人。事。之。變。也。而。吾。之。所。謂。變。則。異。是。顏。髮。耳。目。不。改。於。前。形未自

幼。知。讀。書。未。嘗。徙。業。業未長。處。貧。賤。三。十。年。如。一。日。變未三。者。固

皆。不。變。自。顧。生。平。其。質。柔。且。變。而。剛。氣質其。智。短。且。變。而。長。知識

志。氣。頽。惰。變。而。激。昂。志氣意。態。輕。浮。變。而。深。藏。意態鄙。陋。不。文。變

而。成。章。風。流。高。邁。變。而。為。孔。子。之。所。謂。狂。文未風。流。之。變。數者

見先生進德
修業之功是。數。者。而。既。變。則。堅。之。堅守弗
懈也將。變。馴。致。之。漸進弗
輟也

未。變。力。反。之。至力求其
至也壽。人。頌。其。美。自。壽。者。悔。其。失。壽。人。祝。其。永。年。而

已。自。壽。者。恐。懼。焉。懼。其。年。日。邁。老也而。不。聞。道。是。以。有。取。於。變。之。說。焉。

先軫論

魏際瑞

善。莫。大。於。悔。過。雖。然。悔。之。而。不。善。則。其。過。或。因。悔。而。愈。增。秦。穆。公

違。蹇。叔。覆。師。於。穀。作。誓。以。自。怨。然。其。死。也。殉。子。車。氏。焉。左傳魯僖
公三十年

秦穆公欲伐鄭，訪諸蹇叔。蹇叔以為勞師襲遠，不可。公不聽，果為晉人敗於穀，還歸作秦誓以自警。及其卒也，以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殉葬。秦人哀之，為賦黃鳥之詩。此悔而頻也。屢過者也。一頻過甯殖逐君，教其子弑之。

新君以贖己惡。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衛甯殖與孫林父共逐其君無及也。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此悔而重過者也。重過者，吾子也。後悼子弑，剝而衍復入國，此悔而重過者也。二層過，晉惠公

背五城之賂，秦饑而閉糴，以為無損於怨而厚寇也。晉惠公之得國，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慶鄭以為背施無親，執射曰：無損于怨而厚於寇，不如弗與。事見左傳。魯僖公十年，此悔而怙過也。怙過者，怙過也。蕭何為民請地，高帝械繫之，曰：欲

令百姓聞吾過。漢高帝十二年，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怒，下廷尉獄，後釋出，上謂何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吾不過。此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此

悔而文也。掩飾過者也。四層過。漢惠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教之作

原廟。漢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往來數蹕煩人，乃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以為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

國文讀本

卷一 雋不疑論

六 掃葉山房石印

漢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往來數蹕煩人，乃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以為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

國文讀本

今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帝大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壞此，則示有過，不如因而立原廟。按謂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遊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複道上，下有道也。謂築土為高，天子自行其上，不與民庶相混也。武庫在未央宮，蕭何所造，以藏兵器，原再此悔而遷過者也。遷過武帝寵文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

成將軍及其敗也，誅而隱之。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漢武帝，拜為文成將軍，歲餘知其偽，殺之。後方士

樂大見帝，自言能作不死藥，然恐效文成，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此悔而諱過者也。諱過

六、昔者晉先軫無禮於襄公。

魯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師於穀，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而以歸。後

秦請歸三帥，襄公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箕之役。

狄伐晉，及箕，晉師敗

之，獲白狄子，亦在僖公三十三年。

免胄。

兜，莖也。音宙。

而死狄師。其言曰：匹夫逞志於君

而無討，敢不自討。吾獨以為其悔也。慷慨激烈之氣，足以愧天下。

頑鈍無恥之徒，而千百世下聞其風者，可以自奮其義。

先揚然其所

以用其悔者，則非也。

後抑

先軫晉之大臣，以道事君，執禮而蹈義，一

且無禮於君當自請斥逐以為不臣之戒若不獲命平居則盡忠

補過深自貶損有事則執戈抱鼓致命疆場盡臣禮以自効使向

日之過如日月之薄蝕而後見虧曰蝕也掩其光耀也蝕音食日月

語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軫身為元帥時先軫將中軍若惟恐其死之不

速幸而戰勝敵敗不幸而狄人乘晉帥之陷軍亂而莫有鬪志喪

師辱國是軫將自討而適以討其君死而有知軫雖欲再悔其可

得乎責備古人無可置辯軫之所為是逞血氣而不顧大局者王且不能正封禪之失且字子

正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有天書見於承天門王欽若因勸帝將

行封禪帝患且不從賜以美珠且勉從之以且為封禪大禮使將

死誠其家披髮衣緇作釋氏裝蓋自悔不諫天書之失以斂殯殮之真宗禱祀封

山祀后土謁老子於太清宮符讖一見天書于承天門再得天書于感於道家

之說真宗以方士王撓為武衛將軍贈道士張正隨疏真靜先生作玉清昭應宮以祀仙人而已顧託釋氏

以自謝是何異於欲解烏毒烏附有毒而飲鴆酒也鴆音沉毒鳥也其羽畫酒飲之即死
此又先軫之所不許也

雋不疑論

魏 禧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論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非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伊川程子謂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應機處事則不異於古人通篇本此意發揮之
首段已籠罩全篇主意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武帝衛皇后所生故稱衛太子太子於武帝征和二年因巫蠱之獄

為江充所誣無以自明發兵誅充帝遣將討之敗走自殺至昭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闕詐稱衛太子實則夏陽人成方

也。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不疑為京兆尹。後

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為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

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

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漢制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於是天

子與大將軍皆嘉歎不疑。以為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

者。當衛太子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寃。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

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蹋戶。及抱解太子者為列侯。史國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武帝後封李壽為邦侯。張富昌為題侯。蹋

踐也。以足蹋開之意。田千秋上急變。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帝大感悟。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帝又作思

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帝心之悔悟。亦既甚矣。使此時武帝

卷一 雋不疑論 二十 掃葉山房石印

尚。在。衛。太。子。未。死。帝。即。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

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為。罪。人。至。令。詔。獄。嗚。呼。不。疑。為。病。風。也。狂。喪。心。

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寃。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於。事。久。論。

定。之。日。武。帝。親。身。悔。恨。不。疑。乃。誣。先。帝。於。既。死。而。囚。縛。當。日。之。儲。

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為。也。二。人。皆。搆。成。太。子。寃。獄。者。而。不。疑。亦。為。之。乎。以。上。言。不。疑。立。

論。之。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為。行。權。左。傳。桓。六。年。鄭。莊。公。卒。子。昭。公。立。宋。人。欲。

立。其。甥。厲。公。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乃。與。宋。人。盟。歸。而。逐。昭。公。立。厲。公。公。羊。傳。賢。之。以。為。知。權。也。謂。祭。仲。不。從。則。君。必。死。國。必。亡。故。以。

為。知。權。軌。義。可。以。拒。蒯。贖。左。傳。魯。定。公。十。三。年。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贖。奔。晉。哀。公。二。年。靈。公。卒。國。人。立。蒯。贖。之。子。

軌。於。是。晉。納。蒯。贖。而。軌。拒。不。納。公。羊。傳。是。之。以。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此。公。羊。之。邪。說。也。晉。申。生。自。

殺。晉。獻。公。寵。驪。姬。姬。譖。太。子。申。生。於。隄。父。於。過。君。子。以。為。仁。之。賊。

而。正。名。求。仁。諸。說。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衛。君。乎。子。貢。曰。

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見於論語顧信公羊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服眾人無

是理也引經之謬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

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

明言其偽則必有人言其真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為有託而然

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武春秋時晉趙盾之孫武父朔為屠岸賈所殺其妻遺腹生武賈索之急朔客

公孫杵臼程嬰議所以全之杵臼乃取他人兒匿山中使程嬰偽告賈以兒所在杵臼與兒皆被殺而趙氏真孤則養於嬰後立為

相當其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是

昭帝年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

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於耳聞雄俊之徒倡義於外朝士若上

官桀輩上官桀後於昭帝元鳳元年與邪邑長公主燕王旦同以謀反伏誅陰伺於內因以煽動天

國文讀本 卷一雋不疑論 王掃葉山房石印

下悲思太子之心可以立危惟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為有罪則真

偽可以_{此不疑所以}不辨_{立論之意}而漢人篤信公羊漢儒如董仲舒輩皆篤信公羊家言武帝

亦好公羊故公羊得立學官最先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疑可以一言

而決此不疑所以引經之意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孫子

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

解其紛此可以禦平平順之時而不可以應卒音猝急迫之時也龔遂漢宣帝時

為渤海太守稱循吏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

曰亂者必斬高歡之子洋篡魏為北齊文宣帝歡當令諸子各理亂絲洋獨抽刀斷之曰亂者須斬嗚呼得

二說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釋左傳

魏禧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天子逮匹夫弗

能渝焉。故棄禮必敗。謙受益。書大禹謨。滿知憂。知懼。免於難。故驕。

且肆必敗。敏則有功。論語陽貨篇。勤則不匱。左傳。樂武子曰。民故情必。

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連疑也。左傳。哀十必敗。君子不以响响為。

仁。言語順從。惟恐傷人。之情曰响响。不以佞。佞為勇。化佞。壯故植婦人之仁。史記。

侯傳。項王為人。恭敬慈愛。言語啞啞。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衡匹夫之勇。孟子。撫劍疾視曰。彼惡

者。敵一人。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

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為武。左傳。宣公十二年。楚敗晉於

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言故好戰者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

戰必敗。獸困則鬪。左傳。宣公十三年。士貞子民困則叛。故亟作土。

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毒。見禮記。郊特牲。註。及前漢五行志。多藏

厚亡。言聚財正使易於敗亡也。老故撝斂。贖貨必敗。人有諫臣拂。

士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拂與弼同。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猶瞽者有相瞽，無目者也。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所以

指導也。故復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本祖出禮記郊特牲篇，言萬物以天為本，人以祖為

也。故蔑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左傳宣公六年，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於神力，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

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也。禮雜記下篇，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註，弓有時而張，有時而弛，喻寬

相濟之意。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甯。

天地之心。禮記禮運篇，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

極，婦怨無終。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諫周襄王語，言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也。故謀

及婦人。左傳桓公十五年，鄭祭仲欲殺雍姬，屬公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因雍糾之謀，為其妻雍姬所知，故反為祭仲所殺。

也。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紀綱不立，則其敗也旬。旬

聲音也。大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

緣善始進不善不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史記蔡澤說范雎語故怖音勇凡以器感而不止必敗毒蠱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臧文仲曰蠱蠱有毒而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篇乾餱食之薄者

也愆過也言凡人失德非必有大故不勤小物惕近事必敗厝足

厝音措厝足猶言立足也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淮南子若行獨梁不為無人

橋也行其上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說命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註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

則害成易繫辭上傳子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故疏必敗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見孟子離婁上篇故翳隱蔽也賢德蔑強大必敗一人

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

瘠也瘦已而腴也肥人待人厚也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合

禮中庸篇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東萊子曰以人合者有時而離以天合者無時而離人合交遊朋友之類天合父子兄弟之屬披其枝者傷其心戰國策木實繁者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

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

獨拍雖疾無聲韓非子人主之患在莫之應也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古開闢以來首出御世之君

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

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仆蕙蘿

施其末詩蕙與女蘿施於松柏施音異移也則秋風下之故因人

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後漢書先武帝紀降者相謂曰蕭王

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左傳

效死乎蓋推誠相與之意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魯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人心之不一立於劇驂爾雅七達謂之劇

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劇驂爾雅七達謂之劇一歧出者今北據其過續之迹據音豪較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

海劇蘇有此道多少曰據

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故反其道則必興。一語千鈞

何等筆力，敗之道凡三十五，賅括無遺，為人上者宜書一通，作座右銘。

為己箴

應搗謙

居處必敬，衣冠必正。

論語衛靈公篇，居處恭，執事敬。又微子篇，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謹持一心。

毋使怠勝。

武王踐祚記，太公告武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靜存其質，動防其失，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

見周書旅葵。

累足而登，懼焉蹉跌，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萬里無窮，學則盡之，上聖難幾，行則近之，治世有道，在於成身，用

世有道，在於知人。

書皋陶謨，在知人，在安民。

近君子安，適小人殆，虛受則吉。易成

卦君子以虛受人。

自用則害。

書仲虺之誥，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廣詢若愚，決機若刃，處之

以安，行之以整，言出無小思之，唯訥幾至無微，審之唯發，氣非素

充，臨事則餒。

孟子公孫丑上，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朱註：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

心非至誠。誠也。書大禹。謀至誠感神。攸行多悔。易坤卦。君子攸行。攸所也。人不可上。左傳。桓五

平。鄭莊公曰。君不欲多上人。惟謙罔屈。民不可欺。唯誠動物。孟子。離婁上。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保智息已。闐焉蚓結。闐。曲也。切。靜也。蹈義犯難。沛焉川決。惟伎求諛。唯

德致賢。過在必改。善在思遷。易益卦。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舍彼務此。典衣主

冠。舍大務小。審音聾官。善欲其林。衆也。林猶懼泮。泮。散也。惡惡其特

也。特猶滋蔓。左傳。隱元年。無使滋蔓。蔓難圖也。使君子焉。惟心有餘。使小人焉。惟

財用舒。欲人盡死。必深相知。欲士盡謀。必施先之。中庸。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

也。以人從欲。自昔鮮濟。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以欲

從人。必曰同義。緩則後事。急則敗謀。太清無魚。太察無儔。家語。水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士不量君受祿者。取論語。憲問篇。子曰。無道穀。恥也。謀不量人深言

者。死刻薄殘忍。非以生生。聰明辨博。足以殺身。遠防禍患。變生肘

腋廣求明賢失之目睫其難其慎

書咸有一德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註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

聽察所以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不忘不泄孟子難妻下武王不泄通不忘遠註泄狎

也退易進難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重本輕末終身為

善不免自欺君子小人別在幾希寡欲為剛

論語公冶長篇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

中振子曰振也德焉得剛朱子謂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

衆則畏之無私為明神則對之凡行

雖多要歸惟一純於爾心欽哉無斁

斁音亦解也厭也書太甲朕承王之休無斁

讀史方輿紀要總序

顧祖禹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分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都

邑之間。非子書何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

見屈原卜居

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沂

江河。登恒岱。

恒山。在山西省。岱。即泰山。在山東省。

南窮嶺海。

廣東。廣西省。

北上燕冀。

直隸省。

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蕩優游。博

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

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瞶瞶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

辭者。

三句出公羊傳。哀公十四年。

不可勝數也。予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

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

利。

見孫子軍爭篇。

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使

信予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

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

函谷。即潼關。方輿紀

要引王氏曰自峭山以西潼津以南通稱函谷在今陝西潼關廳劍門山亦曰大劍山在四川保甯府劍州北二十五里一名梁山

亦謂之劍閣其地峭壁千仞下臨絕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

史記周慎觀王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逐之五國之師皆敗走秦始皇六年又伐秦取專陵至函谷敗還

其末也拒羣盜而不足秦二世元年陳勝吳廣即起兵於新略地

入武關破秦軍至霸上子嬰降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按今陝甘

地為古規三輔漢百官志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為三輔今陝西

號曰劉禪有劍閣而城都不能保也劉禪即蜀漢後主炎興元年

退守劍閣鄧艾兵至成都後主出降晉時李特帥閬中流民就食巴蜀過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縛於人豈非庸才耶成都

蜀都今四故金城湯池賈誼過秦論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

粟疏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

之邱汎濫之水培音故塿音篋小阜也通作邱妻左傳襄二十四

年于太叔曰部婁無松柏汎音汎通作泛家語其

源可以濫觴注濫謂泛濫小流貌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司馬相如諫獵書枯

木朽株盡是故九折之阪漢書王尊傳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郫九折阪註應劭曰在蜀郡嚴

道羊腸之徑史記魏世家如耳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關與通釋羊腸有三一在懷澤間即太行坂道也不在

邛崃之道方輿紀要邛崃關在四川雅州蔡經縣西八十里以邛崃阪而名太行之山太行山在今山西絳

縣東二十里東通懷澤之境直抵幽州東北凡數千里無景之谿淮南子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註肆極也極谿之深不

見景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方輿紀要岷江出岷山北經四川湖廣江西江南入海自夔州上下

亦謂之洞庭之津洞庭湖在湖南岳州府城西南一里及肩之牆論語賜之及肩有時百

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陳書孔範傳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防備

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

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然則變化無窮者

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

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

義以之畫八卦。

史記五帝本紀。伏羲氏畫八卦。

大禹以之演九疇。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

叙。倫攸。

伍兩卒旅。

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

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

陣。

蜀志諸葛亮傳。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李靖以之變六花。

李子問對太宗曰。卿所製六花陣。此出何

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

城郭山川。千秋不易

也。

通志地理序。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

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

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為至變之用。一

定之形。而為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

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

矣。

漢書枚乘傳。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

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為最高。元

蒙古族自太祖起兵滅國四十降西夏取金中都又攻西域至東印度國而還太宗滅金侵宋西征欽察憲宗又命世祖征大理兀良台征交趾至世祖即位平耽羅滅南宋征日本又

有安南占城緬甸瓜哇之役其用兵有如此者彼豈嘗求之於

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

乎唐書選舉志張九齡疏言吏部求精於案牘不急人才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按刻舟求劍出呂氏春秋惟刻舟作契舟

或曰審如子言嚮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曰何

可廢也孫子言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理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

用嚮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檝也此易知

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詩彼汾沮洳註沮洳水浸處下澁之地東南多水而

未嘗無險仄之鄉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

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史記項羽本紀

羽潰圍南出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前入深谷而不

結之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

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為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理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為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通鑑周顯

王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齊伐魏。以救韓。田忌為將。孫臏為師。龐涓聞之。去韓而歸。棄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俱發。涓果夜至。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自刎。先知名。井陘之隘。而後可以

決勝趙之計。

通鑑漢三年。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李左車謂陳餘曰。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

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餘不從。信問視知之。大喜。乃引兵遂下。大破之。井陘口在今直隸真定府井陘縣。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於陽平。通鑑建安二十年。初。孫承

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乃往臨履。不知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意沮而還。陽平關名。

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北通典漢褒中縣有漢陽
平關在縣西北蜀先主破魏軍於此曹操小字阿瞞
武侯之明尚

遲回於子午

蜀志魏延傳註魏略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

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以為此計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方輿紀要陝西終南山谷之大者有五曰子午谷斜谷駱谷藍田谷衛嶺谷也乃謂求地

利於臨時而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欲出此途而不徑出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為權衡焉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於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

以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

利之用。豈徒寄耳目僕夫云爾哉。且吾書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

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幹強弱之分。西都賦三選七遠充奉陵邑蓋所以強幹弱枝隆上

都而觀萬國也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

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為天子

綜理民物。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

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耕桑水泉之

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

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強

暴。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然則孫子

之說。固未當乎。曰。非也。孫子之言。固以地利者行軍之本。而鄉導

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後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先生父名柔謙。九歲而孤。好讀書。補邑弟子員。深慨科舉之學。不足裨益當世。慨然欲舉一朝之典。故討論成書。年及強仕。而遭流寇之變。遂入山。率子祖禹躬耕於虞山之野。將卒。呼子命之曰。我明一統志。先達推為善本。然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水條列。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嗟乎。十五國之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戎馬淪沒。文獻無徵。能無悼歎乎。余死汝其志之。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合為一十八部。分為百二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湯中丞雜記

馮景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湯斌。字孔伯。號潛庵。

河南睢州人。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撫江甯。巡撫特諭曰：兵俗奢靡，以卿耐清苦，冀有所變革。公至吳中，以儉自飭，夏從質肆中易

苧帳，自蔽春野。薺生日，採取和豆羹，民間至以諺語呼為豆腐湯。官至工部尚書。乾隆元年，予謚文正。道光三年，詔從祀孔子廟。

曰海忠介。海瑞，字汝賢，瓊山人。始官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今老僕

藝蔬自給。明穆宗時，巡撫應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卒於官。金都御史王汲入視，葛幃蔽簾，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釀金為殮，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酬

而哭者百里不絕。謚忠介。生平為學，以剛為主，因自號剛峯。天下稱剛峯先生。**周文襄。**周忱，字恂如，吉水

巡撫江南，創平米法，又請飭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民大便，卒謚文襄。吳人感其德，至今與海忠介並祀。**得公而三。**因

言公蒞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

而其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然曰：吾至吳

未嘗食雞。誰市雞者耶？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

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乎？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

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宋汪信民嘗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作。**并答其僕而遣之。**

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饋遺惟製屏為壽公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

上。汪琬字茗文號鈍庵江蘇吳洲人學者稱堯峯先生肆力為古
文辭上溯韓歐卓然思起百代之衰為清初諸文家之冠著有

堯峯文集五十卷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事將行百姓號呼如

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

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吾有何德而勞

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敝簾數肩不增一物

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道左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

然頗累馬力嗚呼清興以來八座之中後漢百官志六曹尚書并
今僕二人為八座唐書田

弘正傳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李及字
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

至御史中丞謚恭惠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

集一部白居易字樂天稱香山居士唐穆宗時為杭州
刺史所作詩人爭傳寫有長慶集七十五卷當時賢之

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唐節度使其職如唐之節度使通典

府樹六蠹外任之重莫比焉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

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奇奴傳

馮景

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東華錄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上有人衣短

後莊子劍士所服皆短後之衣無冠跣伏道旁說文跣長跪也莊子人間世擊跣奉曲人臣之禮也大呼

萬歲漢書武帝紀詔曰朕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上聞止輦問之應邵風俗通文

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大小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

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比部即刑部唐六典

刑部高書其屬有四三曰比部通典宋三公比部皆主法制大清會典各部院郎中正五品上怒曰是而所宜

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大清律例流刑安置遠方終身不追分二千里二千五百

里三千里為三等三流並杖一百到配監行伍伯路問曰古今註

折責惟緣生問流者不杖關即山海關伍伯一

曰伯監行解送罪囚也伍伍長若何為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耶為人

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烏喇得即烏拉滿洲語譯音

那拉氏布占泰貝勒之國太祖討平之在今吉林省城北七十里

吉林省城亦稱吉林烏拉布特哈譯言虞獵也烏拉江也故有打

牲烏喇之稱大稱會典事例凡下五旗包衣人經該王門上送部

發遣者由部覈准即咨送兵部轉發打牲烏喇黑龍江外記黑龍

江極邊苦寒之地自設將軍鎮守凡旗民犯罪載在刑律者或以

免死或以加等發遣茲土分管未安插當差為奴諸條各有等差

向皆分遮諸城惟呼蘭琿春吉
林呼倫貝爾界俄羅斯不多遠繩繫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野且

官人書來陶謨知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

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來得吾為人奴

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御史為言事之

稱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唐武后時有左右御史臺睿宗以
尚書省隸左臺故稱御史曰臺省唐書劉祥道傳漢魏以來權歸

臺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

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為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

若此即魂魄不愧忝顏居高位者聞之當愧死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

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迺為奴者

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虛已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

世士太史公報任少卿書不亦輕朝廷而蓋當世之士耶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善於幹

立言得體是奴奴其身而儒其行真奇奴也已

送張處士赴遼東參議序

錢謙益

遼左在遼河之左故稱遼左自佟夷作難佟夷即指滿洲奉天省遼河附近

清太祖之父為明將李成梁所殺明清之畔由是以啟破城喪師勢如燎毛晉書苻堅載記何異洪爐燎羽

毛中外惴惴焉懼寇至之無日無日不懼寇至也余嘗與張君任甫名恩

私憂之。君曰：是不足憂也。敵未嘗勝，我未嘗負。城未嘗破，而師未

嘗喪也。夫所謂破城者，臨衝交加。詩大雅與爾臨衝，註：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

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兵書有臨車衝車之法。樓櫓相望。後漢書：匈奴傳：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

匈奴，註：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也。魚爛肉薄。公羊傳：僖十九年：魚爛而亡，註：魚爛，從內發也。薄，逼迫也。兩軍逼近

而戰，血肉相搏之意。而我不能支之謂也。撫順之陷也。以間。神宗萬曆四十六年，清太祖率

步騎二萬圍撫順，遣人以書誘遊擊李永芳，永芳降，撫順遂下。撫順在今奉天府。開原之失也。以潰。萬曆

七年四月，清兵攻開原，守將馬林盡出兵陣四門外，清師先攻其東門外兵，兵爭走入城，而三面攻城之雲梯已蟻附而上，城上守

兵少皆潰，開原今奉天府開原縣。敵未嘗攻，我未嘗守也。何名為破城？所謂喪師者

行陣撐壓，矢石楛拒。楛，音支，亦抵禦之意。轍亂旗靡。左傳：莊十年：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靡，

偃也。而我不能軍之謂也。渾河之敗也。以輕進。四路之敗也。以中制。

楊鎬為遼東經略，宰相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等發紅旗日促鎬進兵，御史王象恒力言非策不聽，鎬於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分

兵四路出塞，令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約期會二道關，杜松素勇，輕敵，欲立首功，先期渡渾河，進至二道關，遇清伏兵，戰敗，全軍盡沒，其餘三路之師，不復相顧，馬林大敗而遁，劉綎力戰死，惟如柏軍獲全，是役喪失將士甲仗無算，京師大震，中制者戰事為朝中所牽制也，即指方等從哲。

敵未嘗戰，我未嘗陣也。何名為喪師？我誠激厲士心，蒐討軍

實。

左傳宣公十二年，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微之軍實，軍器也。蒐，音搜，聚也。討，治也。

用束伍之法，講火攻。

車戰之制，守必固，戰必克。遼以東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

明所失之

地為撫順、清河、開原、鐵嶺、遼陽、瀋陽、遼東三河等五十寨，及海蓋、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

余蓋心壯其言，而

未敢以語人。今年春，經略袁公

光宗泰昌元年，以袁應泰經略遼東，應泰字大來，鳳翔人。

列疏

於朝，稱道君生平，願得布衣參軍事，不煩以職。天子可其奏，乃撰書詞，具馬幣，再拜遣使者以請於君。君慨然拜命，告行於余。余執爵而言曰：君行矣，君所以策遼者，故無出於昔之告余者矣。雖然

余竊為袁公賀也。劇孟，雒陽博徒耳。吳楚之際，亞夫得之如一敵

國。史記遊俠列傳：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周亞夫為太尉，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

能為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張元、吳昊之徒，曳石署

書以撼中國，而卒棄之為西夏用。宋仁宗時，華州有二生，曰張曰

任，久困不得志，薄遊塞上，慨然有志。經濟將謁大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磨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兩人從後哭之，欲以

鼓動諸帥。諸帥果召與相見，然卒未用。兩人聞西夏趙元昊有意窺中國，乃相與名曰張元、吳昊，以動其聽。元昊一見，興語大悅。日

尊寵用事，夏人奉為謀主。凡立國規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導之。連兵至十餘年，西方皆為疲敝。布衣處士之能為

人國重輕何如也。國家疆場之事，往往用文臣為大帥，文法之吏

不能求得文武士於幕下，即間得之矣。或掣其肘，或枳枳，木名，多刺，此假借

為虛，其足不能用也。韓襄毅之用陶魯也，小吏也。明史陶成傳：成

父廕授新會丞，成化二年，從總督韓雍征大藤峽，雍在軍，嚴重，獨於魯未嘗不虛已用其策，輒有功，雍請擢魯為僉事，襄毅、雍之謚

也。王文成之用龍光冀元亨也。一罷吏。一老儒也。

明史王守仁傳
冀元亨字惟乾

武陵人。篤信守仁學。從守仁於贛。時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為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之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遣之。又伍文定傳。守仁上疏為諸人訟。曰。帳下之士。若致仕縣丞龍光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机。或偽書反問。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今聞紀功文冊。多所刪削。舉人冀元亨為臣勸說甯王。反為奸人構陷。竟死獄中。云云。文成守仁謚也。胡襄懋之用蔣洲。陳可願也。兩游間書生。

也。明史胡宗憲傳。嘉靖間。歙人汪直據五島。煽諸倭入寇。宗憲為兩浙總督。令客蔣洲。陳可願詣直說降。直大喜。許來歸。因留洲而遣子護可願還。洲在倭中。論山口豐後二島。許來歸。因留洲主。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襄懋宗憲謚也。此三公者。獨非文。

臣哉。其亦明於帥道也矣。遼左之事。三易帥而得袁公。

神宗萬曆四十六年

以兵部尚書楊鎬經略遼東。四十七年。以熊廷弼為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至光宗泰昌元年。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

略遼東。袁公之為經略也。甫受事而得君。以布衣薦之天子。不敢羅

致幕下。如唐節鎮之為。其視夫獨智予。聖奮臂怒視而不能得一。

士之用者。又何如也。君既至。拜公於軍門。其以前為余言者。副公之所委重。以余後所語。君為吾致賀於公也。君生平以布衣處士自命。天子亦以布衣命君。布衣之命於天子。自君始也。余援昌黎石洪之例。稱曰處士。唐韓昌黎有送石處士序。處士名洪。字濟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十年不仕。憲宗元和五年。烏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遣使徵處士至鎮。昌黎為序送之。亦史家之詞云耳。夫唐之處士所為羅而致之幕下者。其於君固未可同日而語也。

太子丹論

侯方域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為盜。是也。秦既

滅韓滅趙。將及燕。燕太子丹大懼。使勇士荆軻及舞陽持督亢地圖與樊於期首入秦。見秦王。軻驟以匕首刺之。王繞柱走。不中。軻被殺。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大破之。燕王喜走遼東。殺丹以獻秦。明年秦滅燕。虜王以歸。宋朱子通鑑綱目書曰。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又曰。燕王斬太子丹以獻于秦。況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

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為罪則

何以為後之國家處仇敵法也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始

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

罪焉故書斬嗚呼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

也將下見其始祖召公奭武王封召公於燕於九原即引而進之周之先

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慚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

易水在今直隸省易州送軻之日矣軻將行太子與賓客均白衣冠送之易水軻作歌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之語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然則何以罪丹乎曰召釁也夫

強秦之欲滅燕豈待有釁哉彼六國之見滅者又坐何釁也要言不煩

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即云幸而苟延焉乃蜂蟻

之朝夕也蜂蟻虫名生數小時即死尚不得為螻蛄之晦朔也螻蛄虫名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國史讀本 卷一 太子丹論 二十五掃葉山房石印

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此云不知晦朔極言其短耳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

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而論者欲以乞哀為智以

大呼奮臂為狂佻而櫻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此種譬喻筆法全從蘇氏父子

來得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乃天下

驚魂震魄自懾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

解指陳勝吳廣等亡秦相去幾時秦既無德以入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

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國有不內亂乎天下

豪傑因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西向

而前吾恐嬴秦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秦王子嬰時沛公入武關至霸上子嬰素

車白馬其以洩暴秦之威而倡天下之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

之推秦始皇二十九年東遊至博浪沙在今河南懷慶府韓人張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蓋猶踵荆

軻之劍而為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故荆軻之與聶政。戰國時，

與韓相俠累有隙，知聶政為勇士，竭誠交之，政感恩知己，遂為仲子刺殺俠累而自殺。此段文勢氣盛，言宜如茶如火，雖按之事

實未必盡當，而自有不可磨滅之處。不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世，聖人之

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

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承上俠士輕生而并及之於軻惡原嘗春

申之屬。趙平原君勝齊孟嘗君田文楚春申君黃歇承上公子養客而并及於太子丹譬如

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附為不可用。烏附藥物之有毒者

日以寬和之劑。物之配合而成者曰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音顧，久病也而

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暴蹶也。宋之亡也，秦

檜湯思退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南宋高宗

時秦檜為相，力主與金議和，凡主戰者貶之殺之，如蒲胡銓、嚴岳飛、竄趙鼎、罷韓世忠等，思退黨於檜，檜卒後，悉祖其遺術，孝宗時

退思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帝方銳意恢復使張
浚視師江淮退思力持和議罷張浚撤兩淮邊備
始終和議誤

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

朱子晚年居考亭精舍故稱考亭先生

猶所見之如此

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

元人論宋者謂其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

成功少

然則軻可為忠臣而丹可為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為

忠矣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為

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先可也

抑揚極有分寸

王猛論

侯方域

唐荆川曰

荆川名順之明人著有荆川集

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

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

見用異國猶惓惓

懇摯之意

不能忘猛蓋識大義者也

一篇主意嗚呼三代

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

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猛千載然亮仕於漢而為漢人之所知也。猛仕

於秦而為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借賓定主當猛之隱於華

陰也。姚氏石氏。姚戈仲姚襄石虎等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為是氏

羗。氏羗均屬今之圖伯特族詩商頌自彼氏羗晉時五胡亂華為匈奴為鮮卑為氏為羗為羯僭竊者而非其

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甯隱焉。以上言猛所逮

夫桓溫入關。東晉穆帝永和九年桓伐秦大敗秦兵遂入關中而後喜可知也。被褐而謁

捫蝨而談。猛聞溫入關被褐見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褐毛布也賤者之服詎偶然哉。言猛欲因

桓溫以事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既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

且心折於猛矣。溫署猛軍乃溫還而猛不從。溫欲與王猛俱還猛

桓溫豈並世哉乃辭不就折一筆引起下文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

於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然而溫欲篡晉。溫滅蜀以後威名大震漸

其從之則荀或郭嘉二人皆曹之下者也不從温又必殺猛

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

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釋之而可以全之

斷不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温温亦不難於舍猛温之篡晉

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温篡晉亦温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

晉也矣此段酣暢淋漓抉出王猛心事纖微畢現晉偏安江左東

元帝都建康僅有一桓温足以有為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崑澠

函谷之間崑山名澠水名函谷關名宣復尚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

相苻堅者呂姿樓薦猛於苻堅召與語猛之不得已也無望於晉乃不得已

而事秦此猛所以仕秦之故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啟宇勲績爛然猛佐苻堅舉賢才修

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立學校秦氏大悅其後平燕定蜀說者以為

苻堅之管仲

齊桓公得管仲而霸諸侯

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者也不足異也

重猛之知大義不重猛之立功業是推崇到極處

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朔相承上下輯

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為念

一篇之骨在此東晉孝武帝甯康三年

猛卒於

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為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

是值亂世而識大義

然則猛盍不仕秦

又折一筆無意不達

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淡泊甯

靜不及

諸葛亮誠子書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

即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為之而多

不可耐

猛治秦明賞罰尚嚴厲

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

之不遇晉則井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

仍以諸葛相較而兩人志節說得極有分寸然

而當猛之時可以為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

欲以秦存晉

猛之仕秦仍所以存晉無人見到

是則吾之所為識大義者也

回應作結

陳將軍二鶴記

侯方域

沙隨

左傳襄二十二年會於沙隨注宋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今沙隨城在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六里

李氏有二

鶴焉。養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

帑與孥通。婁子也。卽盡室

而行之意。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不

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

曰。是躓鶴也。

躓音獨。蝶也。不尊之意。買然招之來。故曰躓。

吾尤李氏而躓焉。其庸愈乎。

乃遣使者唁之。

唁音彥。弔存者曰唁。慰藉之意也。

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

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

廡下

召匠氏新其宇

焉。

為鶴營室

而命執事者致餼。

餼音飲。饋餉也。為鶴具食。

必專必潔。是日也。考

擊鐘

伐鼓。陳清商

商聲之清者

之樂。大譙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

以慶夫鶴也。

慶鶴之得所

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

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

通鑑燕昭王即位後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人求

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歸君大怒其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王欲致士請從隗始昭王於是師事之士果爭趨燕又白孔六帖載燕昭王置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按文中好馬云云者即藉其事以喻昭王之求士也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

晉八王故事曰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歎曰今日欲開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華亭即今江蘇之華亭縣昔曾產鶴遼東

之貴族續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鶴集徘徊空中東即今奉天之遼陽州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

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

之事自近言養鶴乃山林隱逸之事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

此言以鶴例士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

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逸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

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效之於死是

必閒居則美妻妾厭梁肉六博

博局戲也即今所謂賭鮑宏博經曰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棊故

曰六博羣飲仰天而歌烏烏

揚憚報孫會宗書仰天拊缶而呼烏烏烏通鳴歌聲也

養以有餘

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

蘇布始歸漢高帝帝倨傲不為禮布大怒

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布大喜過望遂助漢滅楚故蘇詢論御將曰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

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可為此文引證以上言鶴不可以例士

吾未見其可以

清虛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

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

養士也

總末上兩段

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

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

感養士之說故泣仍歸到士作結

愚樓記

施閏章

就亭落成之明年作愚樓於署之西北

考毛奇齡所撰公慕表云公為湖西道參議時築愚

樓於官廨之傍環以楸柳暇即與過客登臨其中

蓋非自余始也地故有亭崇垣蔽之莫

由聘目

不能望遠也

僉謂非樓不可因而高之規若車蓋赭若丹霞

赭音

者赤也樓為圓形而丹漆者既成而城郭江山指掌矣左右楓樟三四樹輪囷

攫拏

輪囷屈曲盤戾貌擗音收攫拏搏取之狀

不知幾百年其南則類宮

類亦作泮學宮也禮玉制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頹宮註謂半於天子之宮也

叢桂蔚鬱園橋之外

學宮之水曰泮水其上有橋漢書明

帝臨辟雍正坐自講冠帶搢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

被以芙蕖

即荷花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花萏菡其實

蓮其根藕鱗比繡錯花之盛開如魚鱗

閣

同閣山雲物來集綺疏後漢書

窗牖皆有綺疏青瑣註綺疏謂鏤為綺文也

客皆以為黃州竹樓無以尚也

宋王禹偁守湖北黃

州時以黃岡多產竹作竹樓二間於城西北隅自為黃岡竹樓記

乃有竊笑於旁者曰此傳舍也

傳舍暫宿之處漢書蓋寬饒傳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閱人多矣夫既已亭之矣何不憚煩而

樓是營甚矣。愚山子之愚也。

公號愚山

余聞而蹶然。

蹶音蕞，蹶然笑貌。

是言也。

誠中吾病，遂以名吾樓。

借笑者言，點出名樓之意。

雖然子不見夫鳳凰之翔千

仞，鷦鷯之棲一枝乎？

賈誼予屈原文，鳳凰翔於千仞，分覽德輝而

仞，鷦鷯，小鳥也，狀如黃脰雀，喙銳如錐。

彼各適其適也，使易地失其所憑，則皆不適

也。且惡知鳳凰之樂於鷦鷯一枝之卑，於千仞耶？千仞耶？一枝耶？

吾不知其所居，坐而于于。

于于，自足貌，莊子應帝王篇，其卧徐徐，其覺于于。

卧而栩栩。

喜貌，莊子齊物篇，夢為蝴蝶，栩栩然，蝶也。

取適於一瞬，夫孰智而孰愚？

揭出樂天知命，隨遇而安之意。

文亦一片化機，如讀莊列諸子。笑者不能難，嗒然而去。

嗒音榻，嗒然，忘懷也，莊子齊物論，嗒然似喪其耦。

書以記其事。康熙辛亥八月之二日也。

名論

汪琬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

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

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

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

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

是也。韓詩外傳：楚昭王去國，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及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何賞之有？竟去。按

魯定公四年，吳伐楚，入郢。昭王奔隨。明年，王反國，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員友善，伍員引吳師入郢，包胥乃入秦乞師救楚。哭泣不

飲食者七日，秦伯哀之，遣將敗吳師，定其國難。昭王反國，賞功，逃而不受。按：與上屠羊說同時事。魯仲連註詳下。讀魯仲連、鄒陽

傳。使為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

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

於好富貴。孟子所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也。近西人有言名譽者，第二之生命。孟子謂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太史公曰：烈士殉名，是好名，且有重於生命者。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

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

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

則曰吾疑其詐偽也夫矯激詐偽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

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賢人君子固未

嘗無求名之心也

且夫為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為善者次

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

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

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為

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

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

不知愛惜名譽者即是無廉恥無羞惡之人

人主亦何樂於

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

則必不敢貪污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

名，則必不敢覷面以偷生矣。亭林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是也。顧

曰：功名蓋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人主苟惟名之

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誇之俗。是狗固不能無矯激詐偽之弊，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

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

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漢

帝時，孔融官大中大夫，性剛直，名重天下。時曹操雄詐漸著，融教

折辱之，操甚畏憚，以欲舉大事，恐生阻梗，乃使人誣奏融大逆不

道，下獄。棄市，夷其族。事在建安十三年。范曄後漢書論之曰：山有

猛獸，藜藿為之不採，若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概而忤逆

心，故使移鼎之事迹，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蓋亦推融

能折操之逆謀也。文舉融之字。荀彧初歸操，意欲輔操平僭竊。

安漢室，建安十七年，董昭等欲進操爵國公，加九錫，彧曰：昔公本

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

不宜如此。事遂寢。曹聞之，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尚在，則

心不能平。後或飲藥而卒。

卷一名論

四十三掃葉山房石印

朱全忠決不能篡唐。

唐昭宗末年，裴樞獨孤損，均官同平章事，昭宣帝時，宰相柳璨性傾巧，曲意事朱全忠，藉

其勢恣為威福，樞等皆朝廷宿望，意輕璨，於是璨說全忠曰：若曹皆怨望腹誹，宜盡去之。全忠乃聚樞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

夜盡殺之，投尸於河。事在天祐二年。越一年，全忠即廢昭宣帝為濟陰王，自稱皇帝，國號梁。惟其有小人者陰

陽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乎！士大夫

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為

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計甫草中州集序

汪琬

信乎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

甫草名東，字改亭，生於明

季，入清朝，中順治八年乙榜貢太學，十四年舉順天試，為文馳騁，才力宏富無比。出其中州。

中州，即河南省，夏時為豫州之

域，居九州中央，故稱中州。宋李去非稱洛陽居天下之中，即河南府洛陽縣。

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

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為之三歎也。蓋甫草自春徂

往也。秋徂至也。秋徂

游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

明崇禎

初年流賊張獻忠等起陝西進寇山西河南故其戈頭矢鏃

箭頭

曰鏃陰燐遺骸謂之鬼火骸音格枯骨也往往雜出於頽垣墊

野字田荒烟蔓草之中見之者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

則其為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

道途逆旅

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之暫秀其間

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又

中嶽韋昭曰嵩高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名蘇門

蘇門

山在衛輝府衛輝縣西北七里一名長林修竹飛瀑清湍綿亘而

不絕至於菟園雁池銅臺紫陌之旁

菟園在歸德府商邱縣東一

方三百餘里西京雜記梁孝王苑中有雁池鶴洲鳧鳥諸景紫陌

宮名銅臺即銅雀臺曹操所築中懸大銅雀高一丈五尺在彰德

府臨漳日落風號狐嘯而鷓鴣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

孝王為漢

國文賣本 卷一 計甫草中州集序 四三歸葉山房石印

景帝之同母弟，封於梁，在今河南省歸德府。孝王於漢為最親，人有大功，居膏腴之地，以是豪富無敵。曹氏之雄豪。

意氣。漢本曹操封於鄴，在今河南省彰德府。蘇子瞻嘗稱曹為一世之雄。而眇乎遠矣，則其為登臨。

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峭而深長。登臨懷古之文一段。所遇賢士大夫與夫。

王孫貴胄，下暨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漿，水米汁，相將也，亦為飲類之總名。史記孟嘗

君傳：趙有賢士薛公，藏於賣漿者家，屠殺牲畜者也。沽，賣酒者也。藟與埋同，藏也。名更姓者，猶不失中。

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復，其議論無不

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也，宜其多激

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贈答別離之文一段。三段全從中州落想，激昂慷慨，悲壯淋漓。然則甫

草所作之工，蓋至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跡幾半天下。史記太史

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鄰，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

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而子美太白亦嘗殷陋齊魯秦蜀荆湖之間。唐杜甫，字子美。

李白字太白，二人均以工詩名。唐書甫本傳曰：嘗往來梓潼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白本傳曰：元宗天寶年間，白為翰林學士。既懇還山，浮游四方。殷、音、敏、隄、音、區、殷、隄、音、同。嶠、嶠、齊、魯、今山東省、秦、陝西省、蜀、四川省、荆、湖、湖、南省、湖、北、省。故

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今人常不相及。而

要之以好遊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雄才傑士之所同也。引古好

遊益工之語，結束全文。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逐。及

一旦繫官於此，無由為名山大川千里之遊，以壯其氣而開拓其

耳目。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

草多矣。況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為甫草序，此而不辭

者，何哉？夫亦有以志吾媿也。揭出作序之意，自謙亦自負。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戒菴別業。元

度先正事略。邵君遠平，字戒三，仁和人。康熙甲辰進士，選庶吉士，官光祿少卿，召試授侍讀。官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著有戒菴詩集。

樓面孤山。

浙江杭州之西湖，為中國最著名勝湖中一嶼，聳立曰孤山。

暑甚未能往。

反跌七夕後

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峰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峰。

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澄澈，余遊興躍然。

點夜遊

偕學士呼小艇

船之狹小而長者

渡孤山麓。

山麓曰麓

從一奚

役使也

童登放鶴亭。

亭在孤山北，係林逋舊廬。

通蓄兩鶴，時泛小舟游西湖，徘徊林處士墓下。

處士名逋，生宋真宗時，字君復，浙江

錢塘人，隱於西湖之孤山，不求仕進，卒賜諡和靖先生，生前自營其墓於廬側，後人稱林處士墓。

已捨艇取徑，沮

如下濕地

間至望湖亭，凭

音平倚也

檻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

謂南高峰北高峯

南屏諸峰。

一統志：南高峰在錢塘縣西十二里，東抱西湖，南俯浙江北高峯，即靈隱山最高處。南屏山在錢塘縣西，怪石

聳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

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距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廢。

今為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

陸宣公名贄，字敬輿，唐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參預機密，時人號為內

相其奏議至今傳誦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草木叢生曰蓬處草

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冷橋孤山西與沒處石欄學士指

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似道在南宋理宗時以坤八宮

室之亡實由似道理宗嘗賜為貴妃專權竊柄勢傾中外宋

第葛嶺窮極樓閣遊觀之侈晉葛洪字稚川著抱樸子

以為仙去曾往來一書好神仙道術及死世

於此故名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

隄宋蘇軾出守杭州時於西湖築長隄上植芙蓉楊柳望之如圖畫杭人名曰蘇公隄當即此地嗟乎嵐山

也蒸潤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焰之赫濯妖冶歌舞亭榭之侈

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為寒烟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

羞稱其名故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存何耶以

吐去口液也臣賈似道觀起處士林和靖足見遺臭流芳自在千古所相與慨

以警勉世人者至深固非獨捨懷於今昔興廢之感也音敗釋氏誦經聲寂然惟鳳

嘆久之佳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西域謂誦曰唄五掃葉山房石印

林寺

寺在葛嶺西俗稱善鵲寺

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遊之明日

青門老圃傳

邵長蘅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杭

音庚稻之不黏而晚熟者即秈稻也俗作梗

百畝

秫

音術黏粟也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木而粗大今通呼曰高粱

半之有圃一區雜植薤

音械薤類

植物狀似韭而中空春開細花色紫韭而扁叢生可食

瓜壺

詩幽風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即壺盧也

俗作葫蘆薯蕷

音署預蔬類植物一名山藥莖細長其根多肉長者至數尺供食品亦入藥

蹲

鳥芋名見史記貨殖傳

亦蔬類植物植於水田地下莖成塊可食

之屬千本臧獲執耕農者十餘人老圃力不

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

瓜青門者

秦時有邵平者廣陵人封東陵侯秦亡後為布衣種瓜長安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

即自號

青門老圃云老圃嘗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歲補弟子員

試每高等已累舉於鄉輒報罷會註

音卦因事受註曰註誤

新令黜其籍則

歎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旦暮耳而顧敝形勞神為去杖持也與仗

同馬箠

音捷擊馬策也

北遊燕西浮漢沔

均水名漢水上游為沔水源出陝西甯羌州嶠冢山流經漢中

興安入湖北經鄖陽襄陽安陸至漢陽府治東北入江

弔屈賈

屈謂屈原仕楚懷王為讒人所譖自投於汨羅江而死賈

謂賈誼漢文帝時為長沙王太傅自傷為傳無狀哭泣而死二人皆懷才抱志而不得志者

之遺蹤時木落江

清秋

中流倚舷

音賢船邊也

放歌為之歎歎泣下久之歸則構小室環

列卉石清池游魚室中貯几硯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

之老圃豐而簞

同髻在頤曰簞恬淡無他嗜好顧好為詩又好攻古

文辭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頰發赤如火喉間至

咯咯有聲屬稿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類有大苦者既成則大

喜牽衣遶牀狂呼遇得意處輒詭不讓古人人往往非笑之或至

大罵則益喜自負

自述生平致力著作慘澹經營歷歷如畫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

倦遇功名士則搯擊談世務。搯同扼擊古脫字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

方外人則又談元虛以及干支卜筮種植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

然實無所得也。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之意此處聽聞一筆便不着迹性不能飲飲數合

輒醉顧喜人飲當東軒花時邀客泥飲懽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

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為樂尤嗜佳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

待婚嫁畢。向長字子平西漢末隱居不仕光武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遂肆意遊五嶽名山方斷家事年

過四十便欲具一舫載筆牀茶竈為浮家吳越間游不問地宿不

問主往返不問期死便埋骨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如此

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灌畦有以自

樂古鹿門。後漢書逸民傳龐德公於建安年漢陰子貢南遊於楚問携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漢陰返於晉過漢陰

見一文人方將為園畦鑿之疇非耶或曰彼方銳意功名壯無所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遇是激而逃焉者耶。或曰：老圃外聲利，頽然自放，顧刻苦為文詞，殆有慕於古之立言者與？
陶淵明、生晉末，值劉裕篡國，恥不復仕，號五柳先生，作傳以自述。先生生明季，值滿清入關，主中國，亦懷禾黍之悲，故號青門老圃。其所以作傳之意，正同。然淵明襟懷高曠，其文瀟灑澹逸，一片神機。先生則有志功名，晚而不遇，思託著述以自見，篇中忽而自譽，忽而自嘲，殆猶有未能忘情者，是即不及淵明處。

